

[美] 妮娜◎著

鸳鸯茶

Tea for Two

跨国爱情故事，迷人异域风情，令人心醉，迷乱……敢问真爱在何方？

几位来自不同族裔和背景的女性，相遇在美国西部城市西雅图，她们在事业上一步步迈向成功，却在爱情的迷津中踟躇……



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

鸳鸯茶

Tea for Two

[美] 妮娜 著

 中国电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鸳鸯茶 / (美) 妮娜著. —北京: 中国电影出版社,
2009.12

ISBN 978-7-106-03142-8

I. 鸳… II. 妮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

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97518 号

图字:01-2009-6290 号

责任编辑:纵华跃

封面设计:出书网·丁岩

责任校对:吕 进

责任印刷:卢晓波

鸳 鸯 茶

[美]妮娜 著

出版发行	中国电影出版社(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)邮编100013
电 话	84290815(总编室) 64216278(发行部) 64296742(读者服务部)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奥隆印刷厂
版 次	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规 格	开本/880×1230毫米 1/32 印张/8.25 字数/230千字
印 数	1—5000册

书 号	ISBN 978-7-106-03142-8/I·0704
定 价	22.80 元

引子

夏天是欢宴的季节。尤其在北美西岸的西雅图,各种晚宴名目繁多;除了在私人游艇上的鸡尾酒会、游泳池边夏威夷式的“鲁哇”……还有一年一度的海事节,盛大慈善募捐晚宴,青年歌剧爱好者的 Bravo 俱乐部新歌剧的推介晚会,在先锋广场画廊的画展剪彩,华盛顿湖畔的私人游艇展,波音的私人飞机展……总之,名目繁多的派对都在晴朗美丽的夏季隆重推出。在派对上,你能看到各种肤色的名媛佳丽,还有拥有信托基金的名公子,某某.com 的 CEO……他们穿着时尚杂志上最新推出的名贵盛装,在晚会上大谈艺术、科学和政治,挥洒着不伤大雅的幽默,他们在晚会上抛头露面,也为了看到其他来抛头露面的人。他们为艺术和慈善捐款,为所拥护的政客竞选捐款,一掷千金。在派对上名门世家出身的人唯独避而不谈的一个字就是“钱”,似乎那样就有别于市井平民,而新贵们则毫无顾忌地大肆炫耀他们的财富。

当我收到成打的请柬,置身于五光十色的派对,总有一种社交蝴蝶的错觉。周末的晚上,我从一个晚会飞到另一个晚会,出没于觥筹交错和珠光宝气的场所当中。

月高风清,晚会结束。我驱车回到华盛顿湖畔的孤居,独坐在花园里柔软的秋千椅上,把自己沁润在月色里,让清凉的风抚平眼角上留下的笑纹。

单身很好,自由自在是单身女人无数奢侈中之极品。

但有时“一个人”的孤独感又来侵袭我,它令我甘愿周旋于人群之中而不愿回家独自面对空壁。我故意让自己很忙,在忙完了

工作以后,又有很多娱乐和应酬的节目。

我和女友丽莎、芭碧都是单身,于是“我的太阳俱乐部”诞生了。

有人说我们太独立了,我们已拥有了男人可以为我们提供的一切;也有人说我们挑花了眼。

我们都有过刻骨铭心的爱,可我们至今仍然单身。在经历每一次感情之后,我们就像蜕了一层皮。

一阵动人的琴声飘来,我摒住呼吸侧耳聆听……是德彪西的钢琴奏鸣曲 Clair de Lune——《月光》。它如一幅法国印象派绘画中朦胧的夜色,扑朔迷离的月光,它又像是情人的娓娓倾述……渐渐地,那耳语般的旋律变成充满激情的悸动,而在那跳跃的主旋律下,它的副调是一种隐隐的忧伤,似乎那激情令人难以忘怀,欢愉总被一丝淡淡的伤感侵袭着。

琴声把我带回现实,它如行云流水,旋律中带着一种宽容的意境,就好像倾诉者在表白心境——愉悦中带着淡淡的忧伤,如爱情的短暂,但在短暂的表象背后是无尽的回忆。

目 录

引 子	—
1 一封来信	1
2 一见钟情	3
3 鸳鸯茶	11
4 情人节之夜	22
5 太平洋时间	30
6 瑞涅尔雪山	54
7 潮	59
8 休戚相关	62
9 丽莎的世界	74
10 万圣节狂欢	80
11 蜕变	85
12 惑	92
13 梦想的帆	112
14 卡尔·威廉斯	120
15 爱的得失	131
16 爱无忌	136
17 留声机的回响	158
18 蝴蝶夫人新传	176
19 不期而遇	184
20 深思	189



鸳鸯茶 *Tea for Two*

21	情网难逃	197
22	火焰与激情	208
23	生死难卜	218
24	塔斯科尼式的别墅	233
25	完美中的缺憾	239
26	一个星期六	242
27	承诺	247



1 一封来信

不久前，我的专栏“Tea for Two”（姑且译为“鸳鸯茶”）收到一封署名“Nice Lady”（淑女）的读者发来的电子邮件：

Dear Jane,

我是一位自信而独立的职业女性，但是我在寻找男友的过程中常感到困惑，我似乎永远在约会而难以找到佳偶。我与英俊洒脱的 A 先生约会以后，意识到他徒有其表而头脑空洞，并不能让我感到精神上满足；我又见到了才华横溢却怀才不遇的 B 先生，感到要面对生活的现实和金钱的重要；遇到了富有的 C 先生后，却发现他缺乏生活的品味；D 先生具有风度和教养，但我不能忍受那一套繁文缛节；我离开了 D 先生，找到了风趣幽默的 E 先生，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又对他感到乏味了。

我该怎么办？

我把这封来信和我的回信在专栏上登出来。

在我的专栏的标题旁是我的一帧小照并附有一行小字：“There no stupid questions. Only stupid people who don’ t ask questions, for fearing others.”（没有愚蠢的问题，只有愚人不肯提问。）

这位在事业上成功而在爱情的迷津中徘徊的 Nice Lady 很具



鸳鸯茶 *Tea for Two*

代表性，读者们纷纷发表评论。有人认为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态度很认真，如果现在她就看不顺眼，婚后怎样天天面对？也有人认为她过分吹毛求疵，难道她自己是完美无瑕的极品吗？

我把我的回信在专栏上登出来。

Dear Nice Lady:

我希望你能遇到这样的人，他既有 A 先生的相貌，又有 B 先生的才华，还有 C 先生的财富、D 先生的修养、E 先生的幽默，那么这个人就是理想中的完美的人。十全十美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确存在，但是为数也的确不太多，你要耐心地等待着机遇良缘，仔细地寻找。

也许，有一天你会失去耐心，可以求本舍末，理顺什么是你最注重的条件，然后再做出选择。

祝你好运！

真诚的 Jane

2 一见钟情

客厅里，音响放着 Bing Crosby 嗓音醇厚的圣诞歌曲，客人们温文尔雅地站着，三五人围一圈朗朗地说着美式英语，大家手里端着饮料，身体语言是轻松自然的。屋里没有圣诞树，主人只用彩色灯泡和五彩的皱纹纸剪成的彩带装饰着天花板，显出过节的气氛。

我第一眼就看到了他。

他独自站在客厅的窗前，凝神俯瞰街上的夜景。他的个子很高，宽宽的肩膀，穿一件深蓝色的毛衣，白色的衣领从毛衣里不经意地露出来，他的脸庞轮廓鲜明，深邃的蓝眼睛在灯光下显得熠熠有神。我注意到他有棱有角的下巴上有一道疤痕，这使他的脸看上去更生动而富有性格。

我们的目光碰撞在一起，他的眉梢下意识地跳跃了一下，眼睛里闪烁着让人难以察觉的笑意。他专注地盯着我，好像努力地辨认一个似曾相识的人。我情不自禁地对他笑了。在他目不转睛的凝视下，我又感到有些紧张起来，赶紧躲开他的眼睛。我和男女主人打了招呼：“Merry Christmas!”今晚我们都要说英语，这是个练习口语的好机会。我递给他们自己精心制作的水果拼盘。“哎，我跟你说话什么也别带，你还那么客气，咱们也不是外人。”魏老师接过水果拼盘，一边把它放在摆满食物的圆桌上，一边用中文小声嘀咕。



鸳鸯茶 *Tea for Two*

他远远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不知什么时候已走到我的身边，他身体散发出的淡淡的男性古龙水香味。他主动向我伸出了右手：“我叫查尔斯，我和老王在一个公司工作。我两个星期前刚从西雅图到北京，很高兴见到你！”

我抬起头，礼貌地向他伸出了手：“我叫于锦，你可以叫我 Jane，我和女主人在一个学校工作。”

我们的手握在一起。

他的手很大，很热，把我的手握在手心里。

“玉金，玉金。”他轻声地重复了两遍，走了调。我忍不住想笑。

“你的英文名字叫 Jane?”他对我的“19 世纪”的英文名字感到饶有兴趣。

“在上大学的时候，我们的外教记不住我们的中文名字，他给同学们都起了英文名。锦和 Jane 的发音他听着都差不多，所以……”

“可怜的家伙！”他笑着，口气里带着怜悯和嘲讽。“中文很好听，但学起来太难了，听说同样的发音，声调不同，词序不同，它们的意思就不一样，那太可怕了。”他故意做出一副惊恐的表情。

当时在英语圈子里盛传这样一个笑话：据说有一个老外学了点中文，到处向人炫耀，一次竟意外地把“皮包”说成了“包皮”。这个笑话让很多老外不敢再信口开河了。

他夸赞我的英语说得很好，又说他很高兴能在中国度过一个特殊的圣诞节。他还告诉我在西雅图的总公司有很多华裔雇员，早在 20 世纪初叶，波音公司聘请的第一位工程师就是中国人，他的名字叫王助，他设计了 C 型双浮筒双翼飞机，他的设计从美国海军赢得五十架飞机的订单，从此，波音的飞机制造业发展起来。

我知道波音，但我从没听说过王助这个名字。

“据说他也是北京人，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。”他继续说。我的自豪感油然而生，好像王助和我沾亲带故似的，他的话也听起来很顺耳。

这时候老王走到我们旁边，热情地说：“来来来，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：这位是 Miss Yu，我夫人的同事，也是英语教师。这位是查尔斯，美国总公司派来的专家。”

查尔斯诙谐地告诉老王：“对不起，未经过主人的介绍，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向她推荐了自己。”他说完还调皮的朝我眨眨一只眼睛。

“那好，你们继续谈，继续谈。小于，查尔斯，你们别客气，自己拿饮料，拿吃的！”老王眯眯一笑，知趣地走开了。

“你们那儿冬天也像北京这么冷吗？”我没话找话。和一个不熟悉的人开始交谈，“天气”是个很好的话题。

他摇摇头认真地告诉我：“不。我住在在美国西北部，靠太平洋的普吉特湾，气候温和湿润，经常下雨。在美国，一说起西雅图的天气，有人就害怕了，夸张一点说一年中有两百九十九天都是雨天。冬天也会下一两场雪。听说下雨天会影响某些人的情绪，有人因为雨天患精神忧郁症。”

我大为不解：他们真娇气，多下点雨就得精神忧郁症？

“北京的天气和西雅图正相反，气候干燥，很少下雨。我喜欢下雨天。”

他看着我笑起来，露出雪白整齐的牙齿，“我喜欢晴天。在西雅图，晴天多在美丽的夏季，气温也凉爽适宜。”

“你们是怎样过圣诞节的？”我饶有兴趣地问。

“在美国，过完了感恩节，人们就开始为过圣诞节作准备了。人们开始购物，买圣诞节赠送亲友的礼品，节日的装饰品。人们去买圣诞树，挂上彩灯和饰物。到圣诞节前夜，信仰宗教的人先



鸳鸯茶 *Tea for Two*

到教堂做礼拜，去礼赞圣婴的降临，然后和家人团聚，吃圣诞晚餐。也有人开 party，就像我们这样。”他耸耸肩膀，不以为然地笑笑，“小时候，我们在临睡前总要在壁炉前的咖啡几上放一盘曲奇饼和一杯牛奶，那是为半夜来给我们送礼物的圣诞老人准备的，再放一盘胡萝卜给拉雪橇的铃鹿吃。我们期待着圣诞老人半夜从房顶的烟筒爬进屋里，为我们带来礼物。大人们说圣诞老人会给好孩子送礼物。圣诞节的早上是非常开心的时刻，我们满怀惊喜地打开圣诞卡和礼品，家人们互相传看。圣诞节是个给予和分享的节日，亲友们互赠礼物，礼物是关爱的象征。很多人把财物捐赠给慈善机构，人们在给予中得到充实和快乐。”

在现代商品化社会，圣诞节除了是百货公司在市场营销的契机以外，看来它还具有某种精神的价值。至少查尔斯是这样认为的。

“你们怎样过圣诞？”查尔斯反问我。

我一时不知道怎样回答，笑了笑说：“就像现在这样过。”

他也笑一笑：“这样很好啊，开 Party 我才能认识你。”

“我们一年中的最大的传统节日是春节。我们的日历上除了罗马的阳历以外，还有中国自古沿用的阴历，而春节就是阴历新年。中国的新年我们像你们过圣诞节一样也穿红色，我们还挂红灯笼，贴红春联。关于过年还有个神话传说。”我看看他的反应，他站在我旁边，为了回避周围人谈话声，他低着头，耳朵使劲地往我身边靠。我很高兴能对一个外国人讲讲我们关于过年的故事，于是提高声音继续说：“从前，有个可怕的怪物叫‘年’，据说能一口吃掉一头牛，人们都很怕它。但是这个怪物怕红色，人们穿着红衣服就能从它旁边安然地走过去，所以，过春节以前也叫‘过年关’。”查尔斯看着我认真地点了点头。我继续说：“在春节我们除了穿红色图个吉利以外，也是我们合家团聚的时刻。春节的除夕晚餐是我们的团圆饭，不论人们走得有多远，都要在这



一天回家和亲人团聚。”

“我发现，你们的春节和我们的圣诞节有共同之处，我们过圣诞也穿红色，我们在圣诞前夜，人们也千里迢迢回家团聚吃团圆饭。”他的浓密的眉毛紧锁，脸上的表情若有所思，

“虽然我们在文化、语言、信仰等方面不同，其实我们人性的本质是相同的。”我贸然地下了这样的结论。

他的蓝眼眸突然在灯光的折射下闪了一下。

查尔斯从圆桌上拿起一瓶红葡萄酒，倒了大半杯，递给了我：“这是我从西雅图带来的，它是我们郊外葡萄酒庄酿制的。你看，我们那儿除了制造软件、飞机以外还出美酒。”

我犹豫地从他的手里接过酒杯。他的蓝色的眼眸在灯光的折射下熠熠闪烁，他靠近我，嘴角上带着笑意看着我，轻轻地在我的酒杯上碰了一下，“Merry Christmas!”

“Merry Christmas!”我轻声地说。随着酒杯的碰撞，红酒在杯中轻轻地晃动着，我的心就像杯中的酒一样，荡漾着。

他用拇指和食指捏着酒杯细细的高脚，举起来，借着灯光鉴赏着酒的颜色，又轻轻地一圈一圈摇晃着深红色的酒液，再放到挺拔匀称的鼻子前闻了闻，然后他小心地吸了一口，抿着嘴唇，仔细地在唇舌间品味着，似乎要令舌头上所有味蕾感到满足后再轻轻地咽下。我被他品酒的样子迷住了。我也模仿着他的动作喝了一口，一股酒液猛冲进我的喉咙，又喷进我的鼻腔，我像溺水一样感到呼吸困难，随之而来的是剧烈地咳嗽，气管里的酒液随着剧烈地咳嗽喷了出来。我捂着嘴赶快冲进了洗手间去掩饰我的失态。等我平息了咳嗽擦干眼泪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，他站在洗手间的门口，满脸都是关心和内疚。

“我非常抱歉！我们坐下吧。”他伸出手搂住我的腰，我不好意思地轻轻地把他手拂开，他顿时意识到他的举动有些不妥，赶紧把手藏到自己身后。



鸳鸯茶 *Tea for Two*

“不是你的错，是我自己不小心。”我的脸红得发烫，被呛得上气不接下气，“我不会喝酒，所有的酒都是一个味儿。”我把品酒后的“心得体会”老实地告诉了他。他的目光在我的脸上停留了片刻，笑一笑，说：“品酒是技巧，等你喝的种类多了，你就自然地区别出它们的不同了。”

为了掩饰窘境，我借口去喝水，抽身躲开了他。

那个晚上，我感觉到他的目光一直跟随着我。每次当我假装不经意地朝他瞟去时，他灼灼的目光向我证明，我的直觉是对的。我的心狂跳，脸烧得通红，赶紧将目光转移。他的脸上却露出洞悉一切的笑容。后来他对我说，那一整个晚上我都在和他调情，我们的前戏从那天晚上就已经开始了。我的窘迫和羞涩被他理解成“调情”，可见我们在意识上存在的差异。不过我承认，那一个晚上我的确喜欢让他看着我。

人在高兴的时候总感觉时间走得快，一转眼到十一点了，我得赶末班公共汽车回家。我向魏老师和老王告辞，查尔斯这时走到我身边，伏在我的耳边悄声地让我再待一会儿，他可以开车送我。我婉言谢绝了，一面之交，怎能这么麻烦他呢？他对我的拒绝感到不解，然后又换了口吻说要送我到楼下。

魏老师向我使着眼色，她和老王笑着簇拥着我们到门口，好像在有意怂恿。我心里既高兴又紧张。查尔斯默默地从衣架上为我取下呢大衣，走到我的身后把大衣敞开，我赶紧把胳膊伸进大衣的袖筒里，把大衣穿好。等我戴上围巾和手套之后，查尔斯自己也穿上了大衣。

他随着我进了电梯，我们在电梯门的两边面对面地站着，谁也没说话，只有电梯发出嗡嗡的声音。我的心怦怦乱跳着，脑子里开始乱猜起来，他多大？他结婚了吗？我抬起头，我们的眼神又交集在了一起。我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又加快了。我假装若无其事的给他一个淡淡的微笑，他也以一个深情的微笑回应我。



那天晚上很冷，我们顶着凛冽的寒风在行人零星的街上走着，我心里高兴之余又带着一点歉意。他看出了我的心思，轻声地说：“下次，你得让我开车送你，OK？”

下次？我们还有机会见面吗？我心里已经开始期待着不知何时才会有的“下次”。

他将呢大衣的领子竖起来，双手插进大衣口袋里，站在我的对面。在昏暗的路灯下，我们呼出的热气交融在一起，然后渐渐地在空中消散。

“我这次来中国要在北京住半年，当时公司里想来北京的人很多，我是个幸运者。”他看着我表情很认真地说，“今晚我真高兴认识你，我知道在北京我将有一段难忘的经历……”顿了顿，他继续说，“我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见到你，请你给我这个机会，好吗？”

我看着他，想都没想就点点头。

他的脸上露出放心的笑容，继续说：“小时候，我父亲最好的朋友就是中国人，每到过中国新年，我们全家就被邀请到他家去吃饭。我很怕饭桌上连头带尾巴的清蒸鱼，总觉得它的眼睛在看我们，它看上去可怕，但吃起来却非常美味。”

我忍不住笑出了声，欲言又止。

他看着我沉吟了片刻说：“你很文静。看，都是我一个人在说。下次该轮到你说。”他从口袋里掏出皮夹，从里面抽出一张名片，递给我说：“这是我的电话号码，请你给我打电话。”

我接过名片，被名片上设计独特的公司的标志吸引住了——一个圆圈后面是一条弧形的流线从圆圈上滑落下来，就像地球和在空间轨道上的飞行物。

他右手拿出张名片，翻过背面，左手拿着一支笔，“你的电话号码是什么？我想，也许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一起喝咖啡，噢，或者喝茶？”



鸳鸯茶 *Tea for Two*

我只犹豫了一秒钟，就把我家的号码告诉了他。他用左手在名片的背面写下我家的电话号码后，把它放回胸前的大衣的内兜里。

这时，一辆深红色桑塔纳出租车迎面驶来，他向司机招招手。待车停稳后，他为我打开后座的车门，等我坐好，他弓下腰，目光直视着我说，“Jane，我非常想认识你，了解你，我也希望你能了解我。我会给你打电话！”说完，他直起身，为我关上车门。

“晚安！”我隔着车窗玻璃对他说。

车缓缓地开动，我不自觉地回过头。透过后窗玻璃，我看见在夜幕下，他仍然站在寒风里。我渐渐地离他越来越远，到了街角，车拐了个弯，他的身影在我的视线中消失了。

那天晚上，我满脑子都想着他。

第二天，我发觉自己在等他的电话。

那一年，我二十二岁。